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英美 Reality TV

韩程

摘要: 通过梳理英美 Reality TV 研究文献, 介绍、评析英美新自由主义^①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于节目的形塑, 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节目形态、设计上, 更落在节目内容对于公民的模塑、对于文化身份的“表现”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介入”。Reality TV 的这些社会功能, 正是国内学者所期望的本土化“功能型真人秀”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Reality TV; 新自由主义; 监控; 介入

作者简介: 韩程, 男, 讲师, 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艺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G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3) 01-0115-04

Reality TV (真人秀), 形态多变, 席卷全球, 从家庭滑稽录像到犯罪现场, 从室内外游戏秀到生活体验秀, 从约会秀到各项歌舞才艺选秀等等不一而足, 其发展态势使得 Hill 称其为“狂野电视”(Feral Television)。英美媒体体制的宽容、市场自由与竞争无疑提供了该类节目充足的发展空间, 然而研究资料的匮乏以及对节目缺乏近距离的观察, 使得国内学界对于英美真人秀的文化政治尚了解不足。

真人秀在英美同样饱受争议, 正如 Turner^[1]所论述, 主流媒体一面得益于报道节目参与者的最新消息而获得高收视率, 一面又占据道德高地, 公开谴责节目的低俗。这也正是布尔迪厄所说的, 媒体一面推波助澜, 一面为自己捞取象征资本和道德名声。商业逻辑通过收视率对于电视的作用在英美、中国同样存在。然而, 英美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如何形塑了节目形态及内容? 这不仅是比较研究的第一步, 也对业界强调的“形态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在于强调个人责任与命运的新自由主义理性, 依赖知识与专家系统的配置去引导自我激励与自我规范, 这将使得公民于起伏不定的市场状况中, 可以最大化他们的选择、效率与竞争力^[2]。

一、监控类节目

“大兄弟”、“生存者”、“诱惑岛”等节目在国内引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金钱和性对于人性、道德的挑战, 舆论大量谴责窥私以及利己主义, 而节目的24小时“监控”形式以及参与者对全时监控的自愿接受, 则作为一种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空间的深入“控制”引起英美学者的讨论。

1996年, 美国大学生 Jenny 使用廉价数码摄像头, 将24小时的私人生活放在个人网站上直播、讨论并盈利, 日点击率达500万, 足以对抗美国有线网的商业化娱乐电视。Andrejevic^[3]认为“为被动消费而制造的格式化的大众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失去了可信度”, 因此, 真实的个人生活赢得了巨大关注, 这也似乎标志着普通网民开始掌控媒体制作生产工具, 即网民是消费者的同时也成为节目内容的制造者。马克思关于“工人掌握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设想似乎在网上实现了。这种趋势正对应了 Kellner 关于一个乌托邦的论述, “新媒体将使得普通民众和活跃分子变成政治家和传播者, 制造并散播信息, 参与辩论和斗争, 从而实现葛兰西的信仰: 任何人都可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4]简言之, 对于

基金项目: 2012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国家政策形塑下的中外真人秀比较研究》(Y201225998)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新自由主义崇尚个人竞争, 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 主张放任由市场来调节。最根本的是, 否定其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福利国家”, 削弱国家救助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等功能。

媒体制作工具的掌控承诺了对于普通受众的“赋权”。“大兄弟”的官方网站,用四台摄像机将节目进行24小时直播,并由网民自由参加发帖讨论,这种互动提供给受众的正是少量对于生产的接触与控制,但同时,网上讨论也被电视台采用制作为每周一次的特别节目。“互动”似乎昭示着一种颠覆性和民主化,然而正如 Schiller^[5]所论述的,现有的运营管理商却在投资这种“互动”网络技术而不是抵制或反对。也就是说,新媒体的这种革命潜在性很可能是被现有社会体系吸收、消化了^[6]。“大兄弟”等正是将参与、互动作为一种手段,诱感受众共同制作这种成本相对低廉而高回报的娱乐产品,网民的参与、讨论等只是免费的义务劳动,为节目添彩,而无关权力转移,更没有破坏或颠覆由上而下、集权的现代工业体系特质^{[3](89)}。

Jenny等网民通过24小时被监控而将个人生活甚至睡眠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换言之,自愿的被监控成为一种有偿劳动行为。个人空间与工作的界限因此消失,家就是工作地,所有的时间都能转换为利润。然而,Andrejevic^{[3](78)}指出,这种行为的真正经济价值是体现在“少数市场推广者、广告商以及数据收集机构对于大多数网民的监控”。这些少数人采集、处理、统计受众喜好等各类信息数据,从而为客户进行度身定做,设计更合理的消费,既得利益者将是这些控制了监控模式和监控工具的少数人,而不是被监控者。“监控”因此被自然化、合法化、隐蔽化为网络经济的特征,上网本身则成为消费者的额外工作。当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导致市场的不断分化时,大众化定制的出现正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市场策略,而不是其表面承诺的促进民主化。真人秀中的互动与监控正是为了刺激生产,通过受众参与,模糊生产与消费空间,监控成为同时合理化生产与消费两个过程的手段。互动打破了受众与奇观、消费者与生产者、被动收看与主动参与之间的栅栏,而“弹性资本主义带来的正是监控的普遍化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界限的消失。”^{[3](45)}

此外,Bratich论证,Reality TV更是一种德勒兹所言的“控制社会”的文化形式。“真人秀”中文名称的由来涉及到1998年美国电影《楚门世界》的热播,国内学者也大多很自然地“真人参与”和“秀”两个角度来展开研究。然而“Reality的词根res、rex则直指‘国王的或是属于国王的’,与另一个相近词reality比较时,reality更具有‘固定的不可变的领地’的意思;Reality,reality以及royalty也都是和‘领地与权力’有关的概念,即从词源学上来说,‘reality’是和‘统治权’有关。”^[7]词根的溯源意味着,reality更多所指的并不是“真实性”,而是促使某事发生的一种“权力”。如Jenny等网民自愿被全时监控,将个人生活包括睡眠时间都变成有偿劳动行为,这正是对“a total institution完整、全封闭机构^[8]”的监控从强制到自愿的一个转变。Bratich准确指认,“大兄弟”的监控已经从规训社会中的厂房、学校、监狱等固定场所延伸进全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节目形态犹如电脑软件,节目设计参与者发生竞争、男女、合作等人际关系,不断测试参与者的肉体、精神容忍度,是一种持续模塑主体的介入性力量,同时,参与者被去个体化而成为可被淘汰、被更换的“控制社会”的主体变量。因此,RTV不仅是一种“表现”,更多的是一种“介入”。学者吴菁^[9]也曾指出“大兄弟”、“生存者”、“阁楼故事”等都是“基本结构和运作是一样的窥视机器”。而Bratich从词源出发,结合德勒兹的理论,明确论述了RTV是一种“语用学的机器a machine of pragmatics”。

最后,监控下的“类家庭”生活是具有生产性的,工作、家庭、休闲再一次融为一体,人们不必到工作场所接受监控下的劳动,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是办公场所,劳动者似乎开始拥有充分自由来平衡个人生活与工作。然而一旦办公摆脱空间束缚,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将成为竞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随时面临聘用与解雇,换言之,劳动者的充分自由换来的是低福利、无保障、无安全感,而资本家则节省了场地支出、长期员工福利保障等大量成本。正如Barney^[6](146)]所论述,“电信化办公将引起资本损耗从企业家到工人的转移,工人将被期望消化各类成本。”这就是该类节目表现出的新自由主义精神。McCarthy^[10]指出,该类节目征召普通受众参与,其内容其参与者皆采取新自由主义的

途径,强调自我负责、自我规训、个人主义、团队工作等,符合企业利益。Couldry^[11]直言,大兄弟节目发明了某种文化想象,“演绎出新自由主义工作场所的动态:那里是个充满强制性的自我舞台展现、必备的团体合作,以及由无法被挑战的规则或价值所中介的无法颠覆的外在权威的地方。”

二、改造类节目

英国电视媒体一星期内曾播出多达7档房屋改造类节目,Palmer^[12]敏锐地观察到时任保守党政府(1979-97年)党魁的撒切尔夫人所发布的国家房产政策与该类节目兴起之间的关联。撒切尔夫人及其前任均重点强调“房屋拥有权”,发布新政以鼓励政府住房租住者成为屋主、拥有者,并可以被认定为新小资产阶级。Silverstone则指出,在英国,拥有房屋作为个人财产是一种骄傲和荣耀。因此,有关交换房屋装修,装修房屋后出售等节目迎合了公众、社会对于这种荣耀的渴求以及撒切尔政府提倡的“拥有权社会”施政纲领。Hay & Ouellette^[13]进一步指出,房屋改造包括其他生活方式类节目作为一种指导性策略,鼓励了个人责任、个人自主创业以及个人发展运动,是一种管理的新自由主义形态。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对于“拥有权社会”的憧憬同样与房屋类节目的兴起密切相关。根据Scripps统计,美国2004年3月12日这一周,有881个小时的房屋改造类节目在有线电视网播出^[14]。McMurria^[15]以ABC周日晚间的房屋改造类节目“极致改造”^①为例,详细论述了节目与“新自由主义”、“符合社会期待的乐善好施的好公民之理想形象”之间的关系。

美国当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推崇市场自由和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削减,这是从80年代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改良新民主”主张,小布什“具有同情心的保守党”施政纲领所一致支持的。所谓社会福利改革正是将本应由国家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社会保障转嫁给私人、家庭,由家庭或本身已不堪重负的公益机构来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不足。如此,社会服务功能通过“个人责任”而被私人化,国家功能被收窄,企业赋税、工资支出被降低,更多社会成本由市民社会本身和家庭来消化^[16]。McMurria论证,“极致改造”正是采用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企业捐助、个体善行以及个人责任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企业慈善捐助与其产品推广的整合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就开始盛行,电视则是企业的便利媒介。英美真人秀“卧底老板”同样采用该策略,安排企业CEO卧底考察各地分公司,发现优点、改进不足都成为品牌推广,捐助特殊员工则作为企业善举,博取名声。

McMurria重点考察了2005年12月11日,“极致改造”两小时特辑“假日愿望”。节目中,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劳拉布什将SEARS企业捐助的衣物赠与Katrina飓风中的受灾者。政客代表劳拉布什与商业代表SEARS强调了他们共同信奉的策略——企业慈善与自发善举解决灾难危机,并想削弱公众对于在灾害中暴露出的海湾地区大面积贫困的激愤。

因为这次暴露,相关政客呼吁更系统化的政府行为来解决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如住房、医疗保障及工作机会。关于新奥尔良重灾区的报道也再一次暴露了种族不平等问题,不完备的堤坝建设使得非裔美国社区更易受灾,撤退计划部署了所有地区却忽视了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贫民,缓慢的灾后救援更导致受灾者滞留原地数周^[17]。然而,布什政府公布的“海湾特区”重建计划是减免企业赋税,议会所呼吁的开支削减则大部分是从惠及贫民的保障项目、医疗补助及其他措施中抽取,很快,媒体也遗忘了“重新被发现的大批贫民”^{[15](306)}。

“极致房屋”已不再是单纯的电视节目,而更多是一种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代言和宣传,节目的“企业自发慈善”策略、道德信仰正是与国家重建政策相结合,来介入社会贫困现实。节目对于新自

① “极致改造”,2003年12月首播,节目的设计团队每个星期将一份“惊喜”带给某个特困家庭,提供该家庭一周假期,并在此期间重建他们的房屋。

由主义理念、框架的充分表现正是以解决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灾后重建为背景,虽然多期节目关注拉丁裔、黑人家庭但忽略了正是“种族”因素导致这些家庭陷入窘境(比如这些家庭比白人家庭更少机会得到房屋贷款),反而将“新自由主义”表现为是所有人平等受益的一项国策。

这种新自由主义精神对于私人化和个人责任的强调在改造类节目上是普遍的。Skeggs^[18]提出真人秀宣扬“必修的个体性 compulsory individuality”。当然,依靠形象、生活方式改变而向上层阶级流动是不稳定的,如Palmer剖析,这些节目推崇的中产生活方式合法化了品味的阶层分化,而正是这种品味的阶层分化维持了阶层不平等的经济结构。Ouellette在考察美国真人秀“警察”、“法官朱迪”时,也指出,节目内容直接指向以个人责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是以教育个体责任为重而不提应有的公民集体的社会福利。最后,McMurria没有忽略,“极致改造”节目挑选的捐助接受者都是忍受贫苦、乐善好施的模范公民,这种被社会期待的好公民之理想形象正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模范典型。

三、结 论

英美真人秀不仅和其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相呼应,并且是一种介入性的力量,模塑公民,打造理想化的公民文化身份,并尝试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真人秀不仅是表现,更多是介入,这正是国内学者所期待的“功能型真人秀”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Turner G.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Media: the Demotic Turn* [M]. London: SAGE, 2010: 34-35.
- [2] Ong A.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 [3] Andrejevic M. *Reality TV: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M]. Lanham M 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70.
- [4] Kellner Douglas. Globalisation from Below?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Technopolitics [J]. *Angelaki* 4, 1999 (3): 109.
- [5]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 [6] Barney Darin. *Prometheus Wire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Network Techn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9.
- [7] Bratich Jack Z. Reality Programming and Control Society Subject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0, 2006: 68-69.
- [8] Goffman Erving.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M]. New York: Doubleday, 1961.
- [9] 吴菁, 窥视的快感与人性的游戏——对真人秀节目《老大哥》的女性主义分析 [EB/OL] <http://wenku.baidu.com/view/6df0ad8ecc22bcd126ff0c1e.html>.
- [10] McCathy A. *Reality Television: A Neoliberal Theater of Suffering* [J]. *Social Text*, 2007, 25: 17-42.
- [11] Couldry N. *Reality TV, or the Secret Theater of Neoliberalism* [J].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30, 2008: 11.
- [12] Palmer Gareth. The New You: Class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festyle Television [A]. in Su Holmes and Deborah Jermyn (ed.) *Understanding Reality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179.
- [13] Ouellette L., Hay J. *Better Living through Reality TV: Television and Post-welfare Citizenship* [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 [14] Whitney Daisy. Marketers Feel at Home in Shelter TV [J]. *Advertising Age*, 2004 (5): 4.
- [15] McMurria J. Desperate citizens and good Samaritans: Neoliberalism and Makeover Reality TV [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8, 9 (4): 305-332.
- [16] Duggan Lisa.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M]. Boston: Beacon, 2003.
- [17] Center for Social Inclusion.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Race and Poverty: Framing Opportunitie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2006.
- [18] Skeggs B. The making of class and gender through visualizing moral subject formations [J]. *Sociology*, 2005, 39 (5): 973-976.